

糖衣下的奈良美智

妙恩：你會不會太天真了一點？

妙恩和衛理在亞洲協會參觀了「無常人生：奈良美智」展覽一個小時，從展覽館走出來。

衛理：天真？何解？

妙恩：你覺得我看到奈良可愛的作品會大叫一聲「卡娃兒」？你覺得相對你用腦看作品，我用眼睛看藝術，一定會被可愛的奈良美智作品打倒？然後你就可以大條道理地說奈良的作品有着更深的一面？

嗒到最後苦澀

衛理：我才不會這樣天真。不過，沒錯，「可愛」只是奈良美智的糖衣，這粒糖嗒到最後還是苦澀的。

妙恩：好一個「糖衣」，喜歡糖衣又如何？可愛的東西，試問誰人不喜歡呢？它們既純潔又天真，正是現實世界找不着，人們才在藝術品投射了自己的幻想及欲望。

衛理：沒錯，我還是期待你會對着畫作大叫一聲「卡娃兒」。

妙恩沒有回應他，但她的袋子中確實有着奈良美智特別為這次展覽創作的瓷杯。

衛理：我覺得奈良美智就是用了可愛的外表，來接近大眾，其實他筆下的小女孩，都是他的自畫像，他講過：「大家以為我是個愛小孩、對小孩有興趣的人，我真正有興趣的是我自身的兒童時代。」他最想表達的其實是他一顆既敏感，又憤世嫉俗的心。

猶如憤青上身

妙恩：憤世嫉俗是他早年有着樂與怒音樂精神的作品，作品中的小女孩尤如猶憤青上身，仇視政治戰爭，仇視一切成人世界的髒事，有着理想主義的精神，尋找着他的烏托邦。



◀「無常人生：奈良美智」展覽海報。

衛理：兒童的純真的可愛外表，卻有着複雜的成人內心世界，是他作品最具魅力的地方。每個成人莫不希望可以重回兒童時代，觀看他的作品，卻可以看到自己的欲望，同時又找到自身的投射。

妙恩：人長大了，對世界的看法也因而改變，奈良在近年的作品中，放低了憤怒，更多是在藝術中表達了人生的無常，就如今次展覽中的點題作品《無盡生命》雕塑，大型純白咖啡杯上有着奈良筆下的女孩的大頭，她們垂下的眼睛落下一道又一道的淚痕，到底是喜是悲？每個人的看法並不盡然。

衛理：就像展覽中的錄像作品，無論是音樂或畫面，均充滿着日本式的多愁善感，正好體現了日本文化中對生命的傷逝感，對照日本人對天災的不可控，奈良作品的精神其實還是非常日本。

妙恩：是否日本，是否亞洲都不重要，為何要標籤它們？關鍵是作品對你的意義。

衛理：還以為我們這次終於得到一點共識。當代藝術涉及如何看這命題，可能比藝術品本身更有趣呢。

圖片：亞洲協會香港中心



◀展廳二：《何去何從》。



◀展廳四：《無盡生命》。